

吉林省伪政权宣告“独立”

吉长汉奸傀儡登场纪实

金名世*

我是爱新觉罗氏，在清朝时期是“闲散的皇族”；熙洽也是爱新觉罗，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亲兄弟穆尔哈齐的后裔，我和熙洽有宗族关系。

熙洽1911年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曾担任过当时奉天的官立维城学堂（这是一个专门造就爱新觉罗的子弟学校）的教官，那时我正在维城学堂学习，熙洽是讲兵学的老师，我和熙洽从那时起就相识了。

1924年6月间，张作相继孙烈臣之后任吉林督军，熙洽任吉林督军公署参谋长。当时我是吉长镇守使署中校军法处长。1926年1月起我任滨江镇守使署上校参谋长；熙洽任督办吉林军务善后事宜公署参谋长，因此在公务接触上也就频繁，我们既是同族，关系就较密切。特别是1931年9月18日事变、熙洽

* 金名世，1896年生，辽宁省新宾县人，满族。曾任东北军中校法官、上校参谋长、少将参议和汪清县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本，1932年任伪吉林省警务厅厅长、伪热河省长、伪新京特别市长、伪吉林省长等职。1944年任伪民生部大臣，1945年3月任伪厚生部大臣，直至伪满洲国覆灭。

组织伪吉林省政权时，把我由现任汪清县长调省任伪吉林长官公署机要秘书，以后派为哈尔滨电业局总办，因此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汉奸罪恶事实略知一些，下面作概略的叙述。

一、熙洽迎接日寇“和平”占领长春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陆军第二师团长多门次郎率领天野和长谷部两个旅团由原驻扎地辽阳长驱北上，进犯长春。在关东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和攻打沈阳城之际，多门次郎所率领的侵略部队就袭击长春南岭的炮兵部队和驻宽城子二道沟的步兵部队，企图占领长春进迫吉林。

当时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因遭父丧，已回锦州原籍多日，所有吉林省军民政务则由副司令官公署中将参谋长兼吉林省政府委员熙洽代理。熙洽遵守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指示，命令驻长春各兵种部队以及吉长警备司令李桂林等分别撤退。他更于9月21日召集吉林省城各机关法团首脑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吉林军民两署是否撤退”。当经多数意见认为事先撤退则地方秩序必定陷于混乱，商民遭受损害。于是由熙洽派少将参议安玉珍前往长春与日寇师团长多门次郎联络，表示欢迎日军和平进入吉林。安玉珍并以生命保证多门的兵车进入吉林，沿途绝对不会遭致袭击。9月22日^①，他与多门同车，把日寇平安接入吉林。

多门到达吉林后，即以车站附近日本人所开设的名古屋旅馆作他的师团临时司令部，与熙洽正式见面。多门以占领者的身份、骄傲的态度，命令熙洽在3日内把吉林省城所有撤出吉林附近的部队（如卫队团冯占海所部撤至官马山一带）完全缴械，

^① 作者回忆有误，多门率日军于9月21日晨进占吉林市。

并指示熙洽应即撤销东北边防副司令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重新组织吉林省独立政府，由他负责与日本军合作。

当熙洽初听到多门的命令和指示，还有些游疑不定，未能及时应允。多门当即站起，带领他的幕僚等退入别室，给熙洽三十多分钟时间，希望他深深考虑。随后一霎时间，即有不知姓名的日寇排长带领十多名日本兵持枪实弹闯入室内，枪口皆对向熙洽，气势汹汹，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这时熙洽的日语翻译刘燠棻（日本商工毕业，时任交涉署科员）认为情势紧迫，立刻就有生命危险，乃痛哭流涕向熙洽跪下说：“你老答应方才多门师团长的命令和指示吧！否则是出不去这个屋子的。”熙洽当时尚装作镇静的态度，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就由外边进来，与熙洽坐谈。石射说：“此次日本进兵是决不能善罢甘休的。张学良的统治已一去不复返了，将来的东北政权势要与日本合作，共同开发满蒙，改善生活，防止赤祸（指苏联）。阁下应当机立断，祸福利害，就在于此。”

熙洽经日本大间谍石射的一场游说，打动了和平素所抱狭隘民族观念的心弦。这里有简单叙述一下熙洽的身世和思想的必要。

熙洽的先人是清太祖的弟弟穆尔哈齐，熙洽平素具有极深的封建统治思想。当他青年时期到日本留学，即主张“中学为辅、西学为用”，企图清朝变法维新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以巩固爱新觉罗的封建王朝。在他由日本毕业的当年，即遭辛亥民军起义，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成立中华民国。当时熙洽心中极为不满，还想遇有机缘，恢复清朝的统治。他平素对他认为知己的朋友如邢士廉、金名世等谈起国家大事来，曾叹息地说：“我的国家（指清朝）早就亡了！”

这次日寇以武装暴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经日寇的威

逼利诱，就更滋长了他所想的恢复清朝统治的野心，拟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而扶起爱新觉罗的封建王朝，这样他就走上了出卖民族利益投敌叛国的道路。

由于石射的勾结，花言巧语的一席谈话，熙洽当时曾对石射说：“多门师团长的指示是可以商量的。”石射听到熙洽已作表示，当即退去。旋由多门带领幕僚再度进来与熙洽相见，彼此握手，重叙师生之谊（熙洽在日本陆军学校留学时多门是该校的区队长）。多门告诉熙洽，他的部队已分别占领吉林永衡官银号、吉林军械厂、电报、邮政、车站各交通单位以及军警重要机关，同时并责成熙洽赶快派人分段缴械和召回部队，准许将来整编训练，重新建制，以与日本军合作。熙洽随即表示愿意组织伪吉林省独立政权，更进一步探听多门口气，要求将溥仪接回东北，主持大计。多门答称此事应徐作后图。

于是多门与熙洽商定，取消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改为“吉林省长官公署”，由熙洽任长官，统辖吉林省的军民两政。多门更由他的衣兜内掏出清单一纸，系原吉林省的简任官姓名，他说这些人在原则上一律不准任用，除这些人以外由熙洽自便，惟须拣用没有排日思想能与日本合作的人物；并限制在官银号提款的数额，超过即须有熙洽和他共同盖章，否则不准支付。

二、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的成立和拉拢勾结的活动

熙洽由名古屋旅馆回去就大肆活动，一面积极派人分头劝说各部队缴械，一面找他心腹人员原军政两署秘书张燕卿（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第十子，日本法政大学毕业）、荣孟枚（满洲旗人，清末由日本法政大学毕业，自封为关东第二才子）两人，草拟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宣言、通电，取得多门的同

意，即于9月30日由熙洽再度召集吉林省城各机关法团（省方各厅处、省商工会、省农务会、省教育会等）负责人开会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同时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接办吉林省军民两政，撤销原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并发表宣言，通电脱离东北政务委员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当即由熙洽任命郭恩霖（原吉林陆军训练处少将参谋长）为伪长官公署军政厅长，王惕（原永吉县长）为民政厅长，李铭书（原吉海铁路局总办）为秘书长，金名世（原任汪清县长）为机要秘书，孙其昌（原建设厅长）为财政厅长，荣孟枚为教育厅长，张燕卿为实业厅长，修长余（原长春公安局长）为伪吉林全省警务处长，齐知政（原陆军军官教练处总办）为伪吉林省城警备司令，艾迺芳（原吉海铁路局帮办）为伪吉海铁路局总办，谢介石（台湾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为伪吉林交涉署长，于琛澂（原东北军第十六师师长）为伪吉林省剿匪司令，金璧东（清末肃王善营第七子）为伪吉长铁路吉敦铁路局长兼铁道守备司令官。

熙洽所组织的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在9月30日宣告成立后，他即以伪长官的名义训令全省44县，宣告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的成立，由他执行吉林省军民两政的最高权力，指示各县今后必须遵照他的命令办事。但是当时只有围绕吉林省城附近各县以及延边一带的县份，约共不到20县因慑于日寇的侵略威势，接受了他的命令，其余大半数的县份都取观望态度。

熙洽为了巩固他卖国求荣的地位和发展扩充伪组织的势力，一面通过日本顾问、关东军部附兼日本驻吉林省陆军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熙洽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期生）向关东军要求接济军火，获得了大量武器械弹（详细数字不知），开始招兵买马，成立了四个混成旅、一个铁道守备队司令部，并派原

东北边防军的团长马锡麟、刘宝麟、王树棠和李文炳分任旅长，杨登举任铁道守备队第一区队长，李文龙任第二区队长；以后在11月间根据关东军指示，又成立伪吉林省剿匪司令部，由于琛激任伪剿匪司令。另一面直接派伪秘书长李铭书和曾任东北边防军骑兵第十六师骑兵旅长的常尧臣先后到哈长铁路沿线各地和哈尔滨，拉拢煽惑驻在的原东北边防军官兵，希望他们向吉林伪政权投降，并饵以原地位不动和饷械照常发给等条件。但当时在东北已掀起了爱国抗日的高潮，凡是稍有良心的中国人是不能走叛国投敌的道路的，所以这种拉拢勾当没有取到什么效果。

在1931年10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月零两天，我正在汪清县长任上突然接到熙洽的电报，言有要事相商，希即日动身来省，电尾并说前去冬电何故未来，亦未答复。在这天早晨，我看延边日报上刊载消息，说清逊帝溥仪已从天津到达汤岗子。当时我认为日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事态将日益扩大，大概要利用溥仪作东北首领以便合作；溥仪之来一定是与熙洽有联络的。当即决定应熙洽之邀，赴吉林看看再说，因于10月24日到达吉林省城，当晚即到熙洽公馆与他晤面相谈。

熙洽把他欢迎多门次郎和平进入吉林，以及组织伪吉林省独立政权，希图恢复清朝统治进行复辟等情节告我后，我问日本是否可靠，有无把握，并劝他不可不慎。熙洽慷慨激昂地说：“你我都是爱新觉罗，为恢复本民族的统治，肝脑涂地也是理所当然。将来成败利钝不应计较。”正在谈话的中间，侍从喊了一声“谢署长到”，接着有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蓦然进入客厅。熙洽即起来向我介绍，原来这是交涉署长谢介石。他看熙洽与我似乎还有事相商，旋即告辞退出。熙洽说：“张勋复辟时此人在

外交部任事，为上边（指溥仪）很尽奔走的能事。他与日本方面最有联系，这次是由罗振玉介绍来吉的。”

接着熙洽就谈起罗振玉特意来吉的经过。他说，在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后的第10天，也就是10月9日，罗振玉由旅顺来吉林向他道贺，并为溥仪联络。熙洽说他当时告诉罗振玉，他要鞠躬尽瘁做到复辟，即使不成的话，也要拥戴溥仪担任东北政权的元首；并说他当即写亲笔信交罗转呈溥仪请他回东北主持大计，以拯救苍生。熙洽说到这里，略为沉吟一会儿，乃小声说：“现据极密情报，上边已到旅顺，情况很好。”随后熙洽的话题转了，他说：“现在驻吉林省境内的旧东北边防军沿哈长、哈绥两线，仍是保持原状，未遭破坏，还有相当实力。将来如被日本军各个击破，未免可惜。倘能把这些部队拉拢过来，不但增加很大的声势，并且也有很大的用处，就是为恢复满洲民族的统治也是一支劲旅。可是这些部队的高级将领都是以代理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滨江镇守使丁超的马首是瞻。你任丁超的参谋长多年，你两人很相契合，希望你代表我前往联络，或能成功。”他说：“现在上边（指溥仪）已来东北，局势急转，前途有利，你是义不容辞的。”当时我因受熙洽的“恳切相托”和平素所抱狭隘民族思想的支配，就与熙洽同流合污，答应赴哈联络。

熙洽所谈联络的对象，第一是丁超，第二是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对于丁超的说法，是以保全实力，避免被日本各个击破为名，希望表明态度，拥护吉林独立政权，许以实任护路军总司令，所有一切兼职（如滨江镇守使、护路军长、绥司令、陆军第十八混成旅长）一概不动。对于张景惠则是希望在精神上和实际上与吉林省方面紧密联系，采取一致行动。

我衔熙洽之命，于10月27日到达哈尔滨，首先与丁超会

见。丁超表示极为亲热，对熙洽所组织的伪吉林省政权并无微言，只说格民（熙的别号）怎能用郭恩霖当军政厅长，此人乖张自大，办事的能力尚不如艾迺芳（原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官公署上校参谋，满洲旗人）。当我提及熙洽为保存旧东北边防军实力，不愿被日本军各个击破，希望他能与吉林方面合作的意图时，丁超说：“在我们士官学校同学中我最佩服的就是熙格民。我知道他是有主义（指恢复清朝统治）的人，他的做法我很谅解。我对他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尤其是中、日两国如正式开战，就是集合中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只能打三个星期，就得失败亡国，这是稍有军事常识的人所公认的。首次李铭书和常尧臣前来联络，我对他们是不能说什么的啊！但是对你可以实说，我不反对熙格民的作法。”说着他就站起来走到办公桌的旁边，由抽屉中取出一封信来，他说：“不仅是熙格民希望我表示态度，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给我来信也是要求我表明态度。”说着把信送给我看，并说：“我已答复了本庄繁，我是遵守蒋总司令命令的。”他的弦外之音就是遵守蒋介石不抵抗的意图。他接着说：“吾宣（我的别号）到此，全无问题。我准备向依兰镇守使李植初（李杜的别号）以及别位将领联络好，共同给熙格民拍去电报正式表明态度，拥护他的吉林省独立政权，并听候命令改编，不久这封电报就可发出。”

第二天（即10月28日）上午我往见张景惠，他对熙洽非常恭维，说熙洽是他的老师，因为在辛亥革命的那年，熙洽由日本毕业回国后，曾任奉天讲武堂教官，而张景惠是当时巡防营的管带（营长），在奉天讲武堂上学深造，因之是熙洽的学生。张景惠说：“你来得很好，我对熙老师的印象很深，因为他的学识高人一等，做事很有魄力，目光远大。”然后他直接了当地说出他与日寇早已有所勾结的实情。据他说“九·一八”事变的

那天，他正在沈阳，第二天早晨就有他认识的一个在哈尔滨做买卖的日本人（姓名我忘了）特意见他并告诉他说，东北的局势变了，希望他赶紧去见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他当即照着这个日本商人的话去见板垣，板垣说：“你来的很好。”并征求他对目下时局的看法。他表示回哈后愿竭力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使其不遭受损害。又说他只有行政警察，兵力单薄，希望发给军火扩充部队实力。板垣当即应允先拨3000支步枪，使他扩充警察部队以维治安，并告诉他在一个星期后到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忠一处领取这批军火。在张景惠与日寇板垣勾结停当后，9月24日回哈尔滨，果在一周后即由大桥忠一处领得这批械弹。他就成立了伪东省特别区警察总队（约3000余人），并派东省铁路路警处副处长于镜涛任伪总队长。此后张景惠就凭借这支汉奸队伍，以维持哈尔滨的所谓治安。

在张景惠叙述完他这一段卖国求荣的情况后，我即本着熙洽的意图，希望他今后与吉林方面采取同一步调，遇事要取紧密联络，面张当即接说：“我与熙老师是同走一条路的，绝对合作。”又说：“希望你回去报告给熙老师好了，并请随时指教。”

我因联络丁、张两人业有成效，遂于10月30日回到吉林，向熙洽报告。正在谈话之间，丁超等人的电报适于此时到来。这封电报是由代理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滨江镇守使丁超领衔，依兰镇守使李杜、绥宁镇守使赵芷香和东北边防军第七混成旅长苏德臣联名。他们正式表明拥护熙洽的伪吉林政权并服从命令等候改编。

三、丁超李杜反正失败后吉长傀儡登场

旧东北军高级将领丁超等既通电拥护熙洽的吉林伪政权，

至此吉林省的大小汉奸合流，都听熙洽的命令了。于是熙洽着手接收吉林省在哈尔滨管辖的各机关。他首先委派他的机要秘书金名世为伪哈尔滨电业局总办、高文元为伪电业局会办、谢介石兼任伪滨江市政筹备处长，李桂林任伪东北航务局董事长。嗣经与张景惠联络的结果，由英顺任伪航务局董事长，李桂林改任伪东省铁路路警处长，王某（名忘记）任伪滨江县公安局局长，刘宝源任伪松江下游江上警察局长。随即由我率领这批汉奸接收哈尔滨这些机关。但是不久，日寇关东军就指使熙洽命令伪吉林剿匪军司令于琛激带领伪军王树棠、李毓九两个旅以及马锡麟、刘宝麟两个混成旅北进。目的地是哈尔滨、依兰。同时关东军并派部附东宫铁男、小野正雄两少佐直接指挥于琛激的伪军。在关东军方面是不相信熙洽的拉拢，而要直接侵入北满，将旧东北军各个击破，以消灭实力，然后扶植可利用的汉奸以作他的忠实走狗，由他直接操纵。

于琛激伪剿匪军北进至榆树、双城一带，与旧东北边防军第十混成旅长张作舟（张作相族弟）所部遭遇，曾有激烈战斗。后张作舟败走，但汉奸部队马锡麟、刘宝麟两个混成旅也被击散，而于琛激只带他的伪剿匪军王树棠、李毓九两个旅进逼哈尔滨。这时关东军更指示熙洽调任丁超为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高等顾问，月薪2 000元。这更激起丁超的猜疑和不满，认为是抢夺他的地盘，乃邀依兰镇守使李杜带队于12月30日晨到哈尔滨与于琛激伪军对峙，丁超就命他的长、绥司令部的参谋长杨耀钧到电业局捕我，我于事先接得张景惠的电话，告知哈尔滨有变，已到他的“公馆”去了。同日的上午9时，丁超、李杜、邢占清以及哈尔滨道外商务会长李明远等人一齐到张景惠“公馆”议事，由张景惠提议与吉林方面和解，可提出条件由我带回。当时丁、李等同意，希保持原驻地暂缓移防。我在当晚乘

车回吉。其时日寇关东军已命第二师团长多门次郎率天野、长谷两旅团北上支援于琛澂部，丁、李乃于这年12月31日就任总司令，宣布反对熙洽，标榜抗日。后由于丁、李的撤退，日寇第二师团及于琛澂部队侵入哈尔滨。这是日寇侵入北满的开始，为侵略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铺平了道路。

丁超、李杜撤退于松花江下游依兰、富锦地区，南至密山、穆棱一带。1932年秋季，因日寇第十师团的进攻，李杜被迫退往苏联境内。据说他个人取道海参崴回到南京，而丁超则在宝清县被日寇包围，他向日寇第十师团联队长塚朝太郎投降。

日寇第二师团侵入哈尔滨后，继续向北满各要地开始进攻。这时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因江桥一度抗战失败，已经退驻海伦。日寇即以马为对象，对他施行利诱和势迫的手段，先由汉奸韩云阶、王守清到海伦拉拢劝他投降，另一方面日本军采取包围的形势。最后则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带领汉奸韩云阶亲到海伦直接与马占山接头。马占山这时才肯表示投降，要求仿照吉林伪政府的先例由他任黑龙江省长官，掌管军民两政的最高权力。至此，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旋板垣征四郎到吉林、哈尔滨与大汉奸熙洽、张景惠接洽磋商成立伪东北政权的勾当。熙洽竭力主张抬出溥仪实行“复辟”，以与日本合作，但板垣只同意由溥仪出任东北“新国家的元首”，而绝对不是清朝的继续，更极力反对复辟的说法，并预示将由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集地方实力派会议产生“新国家”。当时板垣实行欺骗手法，由他和熙洽订立所谓协定，言明新国家成立后，日本人是立于顾问的地位，尽指导帮助的责任；对于事务的直接处理完全由中国人来行使。但实际上伪满成立后，中国人只是担任机关首领的名义，凡是枢要职位都是日人，中国的首领只是画诺签字而已。熙洽在苏联时曾对我

说，他与日寇板垣征四郎签订的所谓协定，直到日寇投降、苏军解放长春前两天，才从提包拣出烧掉。

在板垣到吉林与熙洽联络后不久，1932年2月中旬，本庄繁即召集所谓东北地方实力派在沈阳开会。计有当时的伪奉天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熙洽、伪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伪黑龙江省长马占山四人，就是当时的所谓“四巨头”会议。但在实际上不仅此四人，还有臭名远扬的老牌汉奸于冲汉，伪奉天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长袁金铠，以及日寇豢养多年的走狗赵欣伯也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完全由板垣主持一切。首先决定成立伪临时东北政务委员会，由张景惠任委员长，熙洽、臧式毅、马占山任委员。由这个伪委员会委员长、委员的名义发表通电，声明东北独立，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第二议题就是成立“新国家”，板垣由他的衣兜中掏出方案，新国家的国名是“大满洲国”，他说明这个“大满洲国”是由五个民族构成，即是满族、汉族、蒙族、大和族、朝鲜族五族协和的国家；首都是长春，改长春为“新京”；以及国旗的样式等等。众无异议，一致通过。

沈阳会议以后，一方面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请愿代表，请求溥仪出山担任伪国的“元首”。熙洽竟唆使曾任过吉林省旧省议会议长的林鹤举冒充是东北3000万人民的总代表赴旅顺请愿。另一方面因伪国的首都长春在吉林省的管界，由熙洽担任筹备伪国政府各机关厅舍的责任，他回到长春后，就开始筹备，指定以前吉黑樵运局为伪国的执政府，旧吉林督军行署为伪国的国务院办公厅舍。随后内定为伪国务总理的郑孝胥来到长春，告知熙洽已经内定他为伪财政部总长兼任伪吉林省长。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二宫等拥护之下，在长春举行就任伪满洲国临时

8

执政，发表所谓临时执政宣言。当日成立伪满洲国政府，由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兼伪文教部总长，臧式毅任伪民政部总长兼任伪奉天省长，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未到任），谢介石任伪外交部总长，熙洽任伪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冯涵清任伪司法部总长，张燕卿任伪实业部总长，丁鉴修任伪交通部总长。同时并以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所谓建国宣言，这个“宣言”是由万绳栻起草的。同日以伪外交部总长谢介石的名义向英、美、法、意等十七国通告伪满洲国政府的成立。至于伪临时执政府，由宝熙（清末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清朝豫亲王多铎的九世孙）任府中令，胡嗣瑗（清翰林、北京政府冯国璋任大总统时总统府的秘书）任伪秘书长。与伪国务院对等机关则有伪立法院和监察院，由赵欣伯任伪立法院长，于冲汉任伪监察院长。伪国务院于伪国务总理之下，置伪总务厅和法制局。日寇驹井德三任伪总务厅长，三宅福马任伪法制局长。伪总务厅共置企划、人事、地方、主计、弘报、统计六处。六处处长除统计处长是中国籍外，其他五处长都是日寇。当时标榜司法独立，由林繁任伪最高法院院长，李桀任伪最高检察厅长，设置临时执政之咨询机关伪参议府，由张景惠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伪北满特别区行政长官，汤玉麟为副议长（未就任），参议六名，由贵福、增韞、袁金铠及日寇筑紫熊七、龟边沿通、矢田机担任。

（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